

刘笃平 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杜心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历史小说

社心武

上册

刘笃平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杜心武

二月巴陵日日风，
春寒未了怯园公。
海棠不惜胭脂色，
独立蒙蒙细雨中。

清末江湖上号称南北大侠的杜心武，一九三六年被日酋土肥原关押在日本兵营中，神色自若地吟咏着这首诗。

诗是七绝。作者是距当时约八百年的北宋的陈与义，一位爱国诗人。他以春寒象征当时的民族危机，以海棠之不惜胭脂色咏赞那些敢于蔑视敌人，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、奋起抗击入侵者的民族英雄。杜心武十分喜爱这首诗。每当他愤时忧国的时候，他便会情不自禁地击节而歌，反复吟诵。

土肥原为什么要关押他呢？

故事还得从他幼年时候讲起……

上卷目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深山学艺 | (1) |
| 第二章 | 戒毒习武 | (40) |
| 第三章 | 七星宝刀 | (72) |
| 第四章 | 首次行侠 | (102) |
| 第五章 | 澧州赶考 | (131) |
| 第六章 | 奇哉矮师 | (160) |
| 第七章 | 镖道风尘 | (189) |
| 第八章 | 王氏兄妹 | (221) |
| 第九章 | 初入洪帮 | (248) |
| 第十章 | 浓愁似水 | (279) |
| 第十一章 | 行刺盐霸 | (308) |
| 第十二章 | 运盐归来 | (339) |
| 第十三章 | 含恨出走 | (370) |
| 第十四章 | 苗岭奇遇 | (394) |
| 第十五章 | 苗寨探险 | (420) |
| 第十六章 | 合力除奸 | (449) |
| 第十七章 | 川滇大侠 | (478) |

第一章 深山学艺

—

湘西万山环绕中，有一处虎啸狼嗥的地方，名叫岩板田杜家坪，是湖南慈利江垭镇一个小村落。村北是莽莽高山，村南是弯弯溪水，一条乡村大道，从西往东沿溪流打村子前面绕过。

清朝同治年间，这里聚居着五六十户人家，簇拥着一座十分气派的大庄院：朱漆泥金彩绘门楣，虎头兽环大门，两旁蹲着憨态可掬的石狮子；屋檐下，长期悬挂着一对大红纸灯笼，不时随风微微摇摆。庄院前面，是一宽敞的大坪，左边竖着一根直插云天的旗杆，顶端飘着一面红绸月牙边小旗。再往左边约摸十来丈，隐约可见一幢白墙灰瓦的祠堂，荫在一棵高大挺拔、苍翠欲滴的大樟树下。

这祠堂便是杜氏宗祠。祠堂边的庄院，便是杜心武的家。不过他原先的名字叫做杜慎奎。

杜慎奎的父亲叫杜佳珍，原是清朝的一个将领，守护大沽炮台的都司。

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，初露曙光。渤海一望无际，平滑透明，湛蓝湛蓝，是多么宁静，多么深沉，多么富于诗意啊！

然而，这宁静平和的大沽口，却遭到野兽的觊觎；蓄意发动
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鬼子，正准备进攻了。

大沽炮台的清兵，怀着无比的仇恨，像雄鹰一样，屹立在海角悬崖的报信台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面。杜佳珍作为都司，正不停地在炮台周遭巡视。

蓦地，天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些黑点。渐渐地，黑点增多了，变大了，缓缓地往这边移动着。哨兵们立刻擎起千里镜一望，原来是一艘艘飘着英法国旗的三桅战舰。

“鬼子来啦——鬼子来了——”他们立刻愤怒地高呼起来。

报信台上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海螺声吹起来了。海滩上，“咣！咣！咣！”急促锣声，猛烈地四处响起来了。战士们的血沸腾了，他们怒吼着，纷纷奔入阵地，紧张地将炮口对准海面上的敌舰。只要一声令下，便会众炮齐发，将进犯的敌人一举歼灭在祖国的北大门外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悄悄度过。

英法鬼子的三桅战舰像魔鬼一样，从远处逐着巨浪，昂着炮筒，向海边汹涌逼近。

然而，大沽守将却始终未下达发炮的命令。

情况万分危急，作为都司的杜佳珍，再也不能忍耐了。只见他一跃上马，风驰电掣般奔向阵地深处的掩蔽地。翻身滚下鞍来，穿过剑戟森严的卫队，迈步进入里面，朝着高坐在虎皮椅上的张提督，屈下一条腿，大声叫道：“军门！英法鬼子战舰已逼近大沽口了，稟请大人示下！”

这十万火急的军情，有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两旁将校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“嗯，鬼子？”张提督半睁着他那倦乏失神的眼睛，睨了一下跪在下面的都司杜佳珍，慢条斯理地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几个不痛不痒的字，他那塞在虎皮椅上的肥胖身躯却一动也不动。

“军门！英法鬼子战舰潮涌而至，稟请大人示下，可否发炮？”杜佳珍见张提督如此麻木不仁，急了，又大叫着。

“发炮？洋人未开炮，我们先发炮？圣上早有旨意，对洋人总以忍让为重，岂可轻启战端？你都司有几个脑袋？”

“大人？敌兵压境，犯我河山，大祸迫在眼睫，何能再言忍让？”杜佳珍圆睁虎目，急切地抗争。

“放肆！”张提督猛地往围椅扶手上一巴掌，大喝道，“汝不过一都司，竟敢如此狂妄，顶撞本帅。左右，给我拿下！”

众兵勇面面相觑，只得一拥而上，摘去杜佳珍红缨帽子，将他五花大绑捆起来。

两旁将校见军情紧急，都司请战坐罪，实为不妥，纷纷伏地求情：“军门！杜都司言虽唐突，冲撞大帅，望乞大人念其忠心，姑赦其罪，以观后效！”

这张提督也素知杜佳珍是个爱国的热血男子，打仗一马当先，不怕死；倘因请战获罪，也实难服众。便故作沉吟，旋即说道：“嗯，彼一都司，竟敢如此目无上宪，本当重办。既是众将乞求，姑且恕你这一次，下次再犯，必严惩不贷！”转而大喝一声，“给我赶出去！”

众兵勇一得此令，连忙上前为杜佳珍松了绑，又将红缨帽子捧来让他戴上。杜佳珍向上叩头谢了恩，绷着脸，站起来转身就走。刚出掩蔽体，忽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接着炮声大作，敌兵准备登陆冲锋了。杜佳珍恨恨地反过头来向掩蔽体望了一眼，便飞身上马，猛抽一鞭，催着坐骑迅急地往硝烟弥漫的炮火中冲去。

“杀呀！杀呀！”清兵的呐喊声，响彻云霄。

“轰隆隆！轰隆隆！”敌人的炮声，震天动地。

只见英法鬼子头戴钢盔，端着亮晃晃的刺刀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潮水般直往海滩上涌进！愤怒的清兵，就像猛虎一般扑向敌

人！然而，由于提督延误了战机，大炮不能发射，清兵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，人员大量伤亡，海滩上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杜佳珍见此情景，飕地从背上拔出寒光闪闪的雁翎刀，大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！我等捐躯报国的时候到了！冲啊！”两腿一夹，连人带马，如箭离弦射向敌人。

众清兵忽见杜都司冲来了，精神又为之一振，立即大呼：“杀呀！杀呀！”紧跟着他向敌阵冲去。一时只见白刃翻舞，尘土飞扬，鲜血四溅的英法鬼子头如瓜滚，死伤无数。杜佳珍在马上抡起那把雁翎刀，冲来冲去如入无人之境；刀光到处，只听鬼子一片惨叫声。他浑身血管像火样在燃烧，他的眼红了，喷出火样的光芒；他的脸，由于愤怒而扭曲。此时此际，他头脑中只一个意念：复仇！复仇！复仇！正当他杀得性起的时候，忽然，“呜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射穿他的左腿，他身子一晃，从马上倒栽下来。一个鬼子冲过来，举起刺刀便往他身上扎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斜刺里猛地闪出一个头缠红巾的彪形大汉，手起刀落，“呼”的一声削去了鬼子的半边天灵盖。同时疾如闪电般将杜佳珍往背上一背，连拖带跑出了战场。

厮杀声渐渐从杜佳珍耳畔隐去。激战的场面也在他眼前模糊起来。他只觉左腿上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往外涌。忽然眼前一黑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好一会过去，当他清醒过来，奋力睁开眼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趴在一个大汉肩头，已来到了一个山坡上。在几间茅屋前大汉停住脚步，向里叫一声：“娘！”便见门里应声出来一位皤然白发的老妪。她一眼瞥见儿子肩上驮着一个身穿盔甲、腿流鲜血的人，不禁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大汉答道：“将爷！”便一脚跨进门来。老妪急忙将门掩上，跟着进屋，挪开炕上杂物，帮着儿子把将爷安放好。

大汉撩起衣角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，对老妪说：“娘！快拿金创药来！”老妪忙进屋里端来一盆热水，捧出药物、布条、剪刀放在杌凳上；大汉迅捷地替杜佳珍洗涤血污，敷上金创药包扎伤口。杜佳珍被母子俩的义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禁不住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是谁？何以舍身忘命地救我？”

大汉抬头，望着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将爷！不认得我这个打鱼的了？那回，我挑着一担鲜鱼到炮台来，有几位副爷抢着鱼就跑，不肯给钱，是将爷撞见了，每人责打了二十军棍，鱼钱全数给付了，小的才得脱身哩。”说完，又低下头自顾包扎伤口。

经大汉这一提醒，杜佳珍才忆起半年前确曾有过这么一回事。但如此小事，想不到大汉都这样铭记在心。哎，多么纯朴、多么可爱的百姓啊！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就这样，杜佳珍在大汉家养息了几天。这才知道，当英法鬼子侵犯大沽炮台时，附近老百姓愤恨已极，都操着刀矛棍棒赶来助战，大汉也在里面。他们奋勇地斩杀了不少鬼子。可是大沽炮台，却终因提督张殿元、总兵达年、副将德奎吃粮不管事，副都统富勒登太临阵脱逃而失陷了……这件事，使他深深感到鞑子腐败，国事已不可为！于是愤而请长假，返归慈利老家……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杜佳珍觉得家乡也有了变化，虽然耳畔仍有枝头鸣啭的舒心鸟语，眼前却没有了醉人的宁静与和平；县城里洋教堂一立，乡下也便有了拖着黑辫子的中国洋教徒。杜佳珍和周围群众关系极好，他常常邀约乡亲上山打猎，有一次还从一只吊睛白额大虎的嘴里救下了一个苗族少年龙三保；龙三保后来也成了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，并打了一金钱豹来酬谢救命恩人杜佳珍杜老太爷。

杜佳珍居家生活甚为惬意，却有一桩心事耿耿于怀：自己没有儿子。元配夫人康氏和小妾赵姨太生的都是女儿。“不孝有三，

无后为大。”杜佳珍元配妻子康夫人深觉对不起丈夫：没生下儿子继承杜家香火。偏巧族内堂弟杜佳雄杜九爷夫妇心怀叵测，千方百计想过继自己儿子春伢给杜佳珍大哥，以借此夺取杜老太爷偌大的家产。康夫人素知杜九夫妇心术不正，不想要他的春伢来接续香火，便到兴国寺去拜佛求神，祈求神灵赐给自己一个儿子，还在兴国寺将一个被追打的小童救了下来。原来小童是个孤儿，肚子饿得不行便去饭馆偷吃食，被抓住打得五痨七伤。康夫人拿银子赔了饭馆，将小童领回来做了家人，无名字的小童取名为来宝。康夫人的仁德善心四处传扬。

不知是不是这仁德善心真的感动了兴国寺的观世音菩萨前来送子，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寅正三刻，年近四十的康夫人真的生下一个宝贝儿子，把个杜佳珍老太爷喜得合不拢嘴。康夫人说：孩子出生时，忽然半空中祥云缭绕，瑞气氤氲，红光一闪，一个青面獠牙的红发怪物，从云端落下，右手擎朱笔，左手托元宝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在她面前跳跳蹦蹦。她一吓，醒了，竟是南柯一梦。杜佳珍请人圆梦，才知道红发怪物是文曲星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便按“慎”字辈，给孩子取名“慎奎”，意为奎星投胎。

这孩子就是后来的杜心武。

不料小慎奎不像个文曲星的样子，倒是一心迷恋武术，挥拳踢腿，打打冲冲，顽皮得没有半刻安分的时候，得了个小绰号：“混世魔王”。

或许正是这“混世魔王”的脾性救了小慎奎的命。堂叔杜九夫妇请了三仙姑做木雕孩子弄邪法要治死小慎奎，以便将自己儿子春伢过继来抢夺杜佳珍的家产；偏是“邪法”治不了“魔王”，小慎奎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但他进了学也不老实，每天的功课他半天都不到就做得完，总是吵着妈妈要学武。

康夫人想依了宝贝儿子。杜佳珍却不同意，他自己是武将出

身，最后窝了一肚子气请了长假，自己在“武”字上受了气，便指望儿子弃武从文。

偏是命运有利于小慎奎习武。正当杜佳珍把儿子关起来拷打以逼他放弃学武的念头时，王管家慌慌忙忙进来报告：“大庸金岩山强盗会来杜家坪抢劫，头个抢劫对象就是杜老太爷！”

杜佳珍自己已年过半百，武功大不如前。为了保庄护院，他把当地老百姓组织起来练武。但武功非一时三刻便能练成，杜佳珍只好四处寻访武功强手，以便请来保家护院。刚巧得知苗胞龙三保家三舅石彪来了，人人传言石彪功夫十分了得。杜佳珍便派王管家去请他。小慎奎早已忘记挨打时的疼痛，硬吵着和王管家一起到了龙三保家。进他家一看有张供桌，上面用红绸披围着一个长生禄位牌，上面正楷写着：

大清四品都司杜老太爷长生禄位

左边一行小字，写着“公讳佳珍”。原来这是龙阿妈为感谢当年杜佳珍从虎口救下儿子龙三保，特在家中设长生禄位晨昏敬拜，十多年从未停息。王管家深感苗胞义气深重，领着小慎奎向长生禄位拜了三拜。

石彪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起初怎么也不同意去杜府护院。后听姐姐龙阿妈再三劝解，石彪才终于答应了下来。

石彪来到了杜府，杜慎奎总想要他传授武功，他就是不答应。每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。一天，杜慎奎悄悄踱步过去，往门缝里一瞧，顿时傻了眼：石彪正贴在墙上，像壁虎一样四脚八叉，好似粘贴在墙壁上。

杜慎奎惊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门里墙上石彪已感觉到门外有人偷瞧，下地开门一看是小慎奎，便嘻嘻笑着说：“小少爷！偷看人

家习武是犯忌的啊！”

杜慎奎说：“石师父！你这是什么功啊？像壁虎一样爬在墙上。”

石彪说：“就叫壁虎功吧。”一边笑眯眯摸着他的头，他早已觉出这小少爷有绝好的武功悟性。

“我要学！我要学！”杜慎奎一边走一边嚷。

石彪说：“这功夫可不是一天半天学得成的啊！”

杜慎奎说：“不怕学一辈子，我一定学会。”

石彪知他是一副天生的练武料子，但听说杜老太爷反对儿子习武，便作难了。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：先教他弹子功！就是在地上随便抓起一颗石子，空手掷去，一要指那打那，二要力能断枝。小慎奎先看过石彪扔石子，一颗打断一根树枝，二颗打下来一只斑鸠。于是迷上了，按石彪的指点，自顾没日没夜练习去了。

杜家忽然来了一位客人，名叫赵千里，字云鹏，原也是大沽口抗击英军的清军将校，职务次于杜佳珍，是个守备，二人交情甚深。大沽口失守之后，杜佳珍告假还乡，赵千里在十里长亭折柳送别。以后，赵千里又参加过剿杀太平军，和镇压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等活动，官至协副将。长年血风腥雨，渐渐使他萌生了不忍再涂炭生灵的念头，尤其日甚一日看出清廷腐朽，卑躬媚外，不愿再愧对列祖列宗，便在协副将任内激流勇退，告老还乡。

他今天是专程看望老朋友杜佳珍来了。

偏巧，就在赵千里住在杜府叙旧的日子里，大庸金岩山土匪前来抢劫。赵千里的不凡武功也正好派上了用场。但他看出与土匪厮杀那个自称石彪的护院武士，原来就是当年贵州苗王张秀眉手下的干将，名叫吴老八，实是一个匿名在逃的叛逆。赵千里无意拘捕吴老八去邀功请赏，却提醒杜佳珍装做不知道，把化名石彪的吴老八辞退算了，免得以后自己脱不得干系。

谁知石彪（吴老八）趁机悄悄走了，连同苗寨的龙三保母子也失去了踪迹。原来吴老八也已认出了当年镇压苗民起义的赵千里，急忙避开他们不知去向。

杜慎奎眼睁睁失去了一个答应教自己壁虎功的石彪师父，许久都不高兴。小孩子也弄不明白大人的事情，只知道石师父走了可惜。

这一天，杜慎奎随父母坐轿子到慈利县外婆家去，给外公拜寿。外公名叫康安世，号竹斋。他以两榜进士，入吏部为主事。因愤恨清廷腐败，遂辞官不做，回家后闭门谢客，自顾吟诗作赋为乐。因他痛恨官场，饬令儿孙不得走仕宦这条路，于是康家五世同堂而无一人为官。只是康安世最小的孙子康定鹏调皮得很，有个绰号叫做“飞天蜈蚣”。这个“飞天蜈蚣”只比杜慎奎大二三岁，两个表兄弟凑在一起足可闹翻半边天。

给康安世拜过寿之后，大人们酒席筵前扯不完的谈，杜慎奎便被康定鹏表哥拉出客厅，“飞天蜈蚣”领着“混世魔王”满世界做“飞天”去了。七飞八飞飞到了羊角山石洞里，本想学学神仙开一次“石宴”，在石桌上“吃”那些石鸡石鸭石猪石羊……当然只能用眼睛去“吃”了。不巧在洞中救出了一个被洋教徒赵八强奸了的弱女子。老百姓对赵八早已深恶痛绝，于是结帮排队去教堂捉拿赵八。赵八是教堂里的管事，洋人贾神甫对他百般包庇，一个名帖告到县衙，说流民滋扰教堂。县令吴玉圭不问青红皂白，有意巴结洋人，反而派衙役把康定鹏和杜慎奎两个小孩子抓去了，说他们是此次肇事的“祸根”。

这下子把康府上下急得团团转，康安世七窍生烟，杜佳珍六神无主，阖家不安。

好在有个武功高手暗中保护杜慎奎和康定鹏，给狗县令吴玉圭卧室打去一支金镖，镖上有一张纸写了大字：

如若扶洋人，压百姓，定取汝狗头！

吴玉圭怯于众怒，不敢造次。

而后，这高手又暗暗给杜佳珍夫妇内房送进去一张字条：令郎平安，使银营救。

于是派人与县衙谈判：愿意出银子和解此事。吴玉圭正害怕那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士，乐得顺梯下楼。杜佳珍出银子四千两将杜慎奎和康定鹏救出来了。

杜佳珍因此事气出病来，坐轿子赶快回到了杜家坪家里。不想再无起色，竟然一命呜呼。临死总算有了一点醒悟，喊着儿子说：“奎巴……你下决心学武吧，一要学武防身，二要杀洋鬼子和清鞑子……”

二

杜老太爷虽已溘然长逝，但他的脸容仍叫人感到，并不安心离去。然而，油尽灯灭，他也只好悒悒地踏上另外一条路了。这人世间的风云变幻，故园未来的遭际，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遥遥相望了。

望着静静地躺在床上的杜老太爷，杜府无论是亲人抑或仆役、丫环、婆子，没有一个人不哀痛欲绝。初秋的斜阳，也偷偷地溜进窗沿在悄悄地窥视着。为了免使亡灵迷失途径，杜老太爷床上的帐子早已拆下。在康夫人的恸哭声中，赵姨太带着杜慎奎，跪在床前，默默地烧着纸钱。一张张的纸钱，在火焰中燃烧；一滴滴的泪水，往地下洒落。老人那严肃中带着慈祥的脸庞，斥责中饱含疼爱的声音，永远也无法使杜府中的人忘掉！完了，毕竟是

完了。杜老太爷的身影终于在国恨家仇中悄悄地消失了！他留给亲人的，是无穷无尽的忧伤和彷徨。谁知他的奎巴，异日是不是也会和他一样的命运？

杜慎奎作为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，这是他在人生旅程中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悲哀，他凄凉地回味着父亲临终含着眼泪的那一番话。他明白，使他父亲悒郁地死去的，是这个鬼世界！他恨不能消，愤不能平，一股火样的光芒，从他那水灵灵的眸子中射出来！他默默地望着纸钱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，噙着眼泪，缓缓地站起来，走到父亲床边，暗暗向父亲发誓：“爹！孩儿一定要杀尽洋鬼子和清鞑子！”

正当他沉痛地望着父亲的时候，忽然外面扑进一个妇人来，大哭着跌跌撞撞来到杜老太爷床边，撕心裂肺地惨叫道：“大哥！怎么你就这样去了呀！”大家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杜九婆娘。

康夫人、赵姨太没想到：老爷死了，九嫂子竟这样伤心，不由又悲痛起来。

杜慎奎猛然想起，当前年他在私塾里气走先生遭到族人侧目时，正是这位婶婶，特地叫春哥喊他去，慈和地款待他，还端出一盘十珍糕给他吃；现在爹死了，又是她，这样伤心地跑来哭。心里不由一阵感激，便上前亲切地喊一声：“婶娘！”磕下头去。

杜九婆娘瞥见杜慎奎，一把将他搂住，痛哭道：“哎哟，我那可怜的奎仔，你爹爹竟把你俩娘崽丢下了呀！”康夫人听了这句话，越发伤心，不禁又号啕痛哭起来。弄得满屋哭声震天。

大家哭了好一阵子，才抽抽噎噎停下来，商量后事。这时，王管家、帐房赵先生都来了，抹着眼泪，听康夫人安排。

康夫人悲切地说：“先请阎老先生代写讣文向各处报丧，并着人去请张道士。”

话还未了，杜九婆娘却擤了一把鼻涕往地下一甩，抢着说道：

“大嫂，大哥这些身后事，叫我那死鬼他爹来帮你料理吧。嫡堂兄弟只他一个，我们女人家，好些事情都不清楚哩。”康夫人连忙回答道：“不必，九爷也忙，这些事，我们自己瞧着办吧。”杜九婆娘马上又说：“唉，大哥在世时，我们未曾出过什么力，难道他归山的时候，我们还能袖着手站一旁不成？”于是不等康夫人答应，便大声喊道：“他爹，人死了，叔嫂之间有事要商量，还有什么嫌疑可避的！”

话音刚落，杜九门帘一掀，装起一副很悲痛的样子走进房来，踉跄着走到杜老太爷床边，凄怆地喊道：“大哥！我来迟了一步，竟看不到你了！”说毕，簌簌掉下泪来。

康夫人一见这来势很突兀，心里感到有些困惑，便止住了悲恸，和赵姨太连忙站起来，叫一声：“九爷！”福了福，并叫声：“奎巴，磕头！”杜慎奎连忙趴下去磕了一个头，叫声：“叔叔！”

“死鬼！如今大哥走了，再无亲兄弟，大嫂女流之辈，奎仔又小，你这嫡堂叔叔，成天抽鸦片，也该出来管管事才对。后事该怎么办？你也帮大嫂拿个主意呀！”

康夫人只好顺势凄伤地说：“正是，须得九爷来商酌。”

杜九转过身来，耸着瘦骨嶙峋的双肩，溜着那一对细眼珠在众人脸上扫一下，瞅着康夫人说：“大哥过去了，嫂子你也不必哭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叫和尚脑壳——没法，有甚事我会安排。嫡堂兄弟只我一个，我不站出来，你女人家有许多事情是不便抛头露面的；奎仔又小，等下大哥在九泉之下还会骂我哩！少不得我辛苦点！”随即望着王管家：“管家，你这就去找张道士来做开路法事，再到朝阳寺去接好头，请一百零八位和尚来念经拜忏！”

王管家凭着以往的经验，早已看出杜九两夫妻不怀好意，想趁机插手丧事，以便日后谋夺老爷的财产。心想，老爷才咽气，他的气焰就这般嚣张，喧宾夺主，欺负孤儿寡妇，实为可恶，便横